

珍重悠悠岁月

秦绿枝
散文杂感文集

秦绿枝
散文杂感文集

珍重悠悠岁月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珍重悠悠岁月 / 秦绿枝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5. 11

(秦绿枝散文杂感文集)

ISBN 978-7-5326-4492-6

I. ①珍… II. ①秦…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8552 号

珍重悠悠岁月

秦绿枝 著

责任编辑/俞柳柳 封面设计/姜 明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cishu.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9.375 字数 183 000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492-6/I·286

定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9226111

代序

平安第一

二〇一五年五月

吴承惠

这本小书直到此刻还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名字，只好搁一搁，让我先来介绍一下书的内容。

收了两部分历年写的文章。第一部分是 2003 年至 2007 年之间写的，发表在民盟上海市委机关报《上海盟讯》的副刊“绿洲”上面。我于 1956 年就被动员参加了民盟。当时他们好像很欢迎我。但“反右”以后，却说我是“混进去的”，把我开除了。开除就开除，无所谓。等到 1978 年我“改正”以后，我那时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艺术世界》，忽然又接到民盟市委一封信，说好久不联系了，今后要多多接触，云云。我想想真好笑，但也不能责怪

他们，有许多事情是无法深究的。反正我还是我，仍旧按我的一贯做人的原则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回到新民晚报以后，跟民盟的关系接近一些了，因为我们的社长赵超构先生是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他吩咐我做什么，我不敢不遵命。这时我认识了一位民盟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朋友杨鸿庄，他是麒派老生杨宝童的儿子，全家就他一个人不学戏，做别的工作。后来去报考公务员，竟被录取，进了民盟市委机关。他时常到晚报来看我，不光是谈工作，我们两人的私交也不错。到了2003年，他老兄时来运转，当了民盟市委宣传部长，《盟讯》归他管辖，便跑到我家里来，简直是一副命令的口气，让我每个月给这张报纸的副刊写篇文章，用笔名“秦绿枝”。我想推托也不可能。就这样一写写了三年，杨鸿庄退休了，接替他编报的是两位女大学生邱洁和左娟娟，为人都是很好的，我不好意思马上辍笔，又写了一年，仍旧每月一篇，加起来不到四十八篇（实际是四十五篇）。这时邱洁也出国了，我便对左娟娟说，报纸版面要经常变换花样，作者也要经常换人，不能老是让我在版面上占据一个固定的位置。现在我的专栏何妨暂时告一段落，你们应该另请高明，换换口味，人家老是看我在那里唠叨，说不定已经厌倦了。

这个专栏的名字叫“等闲集”。等闲者，平常也，普通也，哧

啥了不起也。读者看了以后就可以知道我只是在普通平常的小事情里面捉摸其中一些也许并不普通平常的道理，体会其中的意趣。

《盟讯》的读者不过万把人，据说对我这个专栏反应还不错，有的读者甚至打电话来勉励我，说：“我们每个月就等着看你这一篇。”他这样说，虽然是在“捧我”，却也不是“假话”。我自认自己写的东西都是花过一番心思的，只说我自己想说的话，总希望能表达一点不同于人云亦云的见解。现在我把这几十篇东西收集在这里，请更多的读者来鉴定，看看还有没有一点可以品味的价值？

说到第二部分，要略微复杂一些，不过这些小文写作的时间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少数的几篇是新世纪开头两年的。其中，多数又是应约为本地或外地的报刊而写的。人家看得起你，来向你“订货”，总要提出一些要求，或长或短，题材或是这方面的或是那方面的，总离不开当前的客观现实，生活现状。又总希望你能从小中见大，像平常谈心似的，说出点让人家可以接受（最好又是愉快地接受）的道理来。我写的时候总要拷问一下自己，你劝说别人不要做的事情，自己做过吗？你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会鼓惑别人去做吗？守住这个写作的底线，我的小说说不上有什么特色和价值，但是在我笔下吐出来的言语是真诚的、坦率的。

不妨再回过头来看看第一部分写的“等闲集”，内容多数属于叙事，夹杂着我对一些事物的见解，高明的读者自能判断，我说的是不是大实话。大实话不一定都能说，要说也得讲一点技巧。总而言之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地位，与人共勉，让日子过得平安一些。小书最后有篇文章，题目是《平安是福》，这也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最为切实的感受。

写到这里，再想想这本小书收集的小文，也反映了我在“文革”后二三十年的悠悠岁月，过得相当平安，也是最值得留念的。有了平安，才有闲情，才有了舞文弄墨说三道四的条件和保证。又深悔自己对逝去的岁月珍重不够。而未来又还有多少岁月让我珍重呢！有感于此，这本小书的名字就叫《珍重悠悠岁月》，愿读者诸君健康长寿，别的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平安第一，平安是福。

平安第一（代序）

第一部分：等闲之作	1
郴州浮想	3
京剧进学校	7
也说大世界	11
我的年轻同行	14
我讲过一次课	17
三十年前的我	20
为谁而读书	24
偶访“故居”	27
成长不难成熟难	30
造化弄人	33
真诚的祝福	36
未看《梅兰芳》	39
想起程砚秋	43
看电视想起的	47

过时的老观念	51
“合作”中人	55
弱女抗暴之说	59
我们走在马路上	63
还有两位属羊的	67
花车上的八个字	71
阳澄湖吃蟹	75
《赤壁》看到一半	79
重提“何苦来”	83
和坤的悔诗	87
《挂帅》之忆	91
弄堂房子	94
当年与赵老吃茶	98
贺张芝朱曾汶伉俪	102
哪怕写到一百岁	106
写演员的书	111
消暑之道	115
曹操有几个老婆	119
这只是上海风情？	123
住院杂感	127
初读《上海艺林往事》	131

天寒岁暮之思	135
人生不易之境	139
买车的心事	143
戏里有政治	147
走在人生的路上	151
遗产的价值就是遗	155
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	159
九秩三老友	163
无聊就读无聊书	168
亦喜亦悲说评弹	172
故事还是老上海的多	176

第二部分：应景之作 180

不是一份白卷	182
荧屏前的闲言碎语	184
在嘲笑叶公的时候	187
上海人的情绪	189
勇敢与精明	192
老虎的屁股	195
夜市有感	198

知己之交	201
养儿不难教儿难	203
致王沪生	206
难得乘火车	208
请吃饭	210
春日尝鲜	213
京剧与足球	215
楼上人家	217
从澡堂说起	219
假使这人受了伤	221
年轻戏子老郎中	223
剃手！	226
来客须知	228
要是省长不出面	230
小厨房风波	232
广告上的皇帝梦	235
电梯又坏了	237
速冻点心	240
忧喜参半图书馆	242
配中药	244
希望	246

轻些,再轻些	248
新驾驶员请当心	250
从《茶花女》说起	252
香蕉皮和西瓜皮	255
写人、看人、做人	257
老马疲惫了	260
董鼎山来信	262
国庆好开心	264
自说自话也是杂文	267
爆竹一声除旧	269
字还是要练	271
定风珠	274
平安是福	277

第一部分

等闲之作

DENGXIAN ZHIZUO

郴州浮想

原刊《上海盟讯》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今年2月19日《新民晚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幅照片，图名是“上海电力‘郴州救灾队’中午凯旋”，图中显示了几个抢险队员在长沙登机前的那种无限欢欣的表情，很令我感动，马上又“浮想联翩”起来。

郴州这地方，我虽没有去过，但她邻近广东，向来风物美好，这是知道的。宋朝有名的词人秦少游就在郴州居住过，写了那首名作《踏莎行·郴州旅舍》。这首词一写出来就被人广为传诵。郴州当时的官员特地请有名的书法家米芾（南宫）将这首词抄下来，又请苏轼写了跋，刻成了一块碑，矗立在郴山之上，这就是有名的“三绝碑”。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湖南的几个干部。当毛泽东得知内中有个人是郴州的地委书记时，就问他：“你知不知道郴州有块‘三绝碑’啊？”地委书记回说知道，讲了“三绝碑”是哪三绝。毛泽东又要他背那首词，他却背不出来

了。但毛泽东背了出来：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
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
为谁流下潇湘去。

据说当时另一文人黄山谷看了这首词，说好是好，就是“杜鹃声里斜阳暮”这一句里的“暮”字跟前面的“斜阳”重复了，想改一个字，想了好久想不出来，就算了。

改革开放后的郴州成了正在建设中的旅游景点，去玩过的人不少。但前年还是大前年，郴州市挖出了一个以市委书记为首的贪污腐败集团，罪行主要是卖官收贿，当地的官员如要得到提升，不向市委书记等一班领导“进贡”是不行的，什么级别的官要什么价钱，都有“潜规定”，只许多不许少。至于在企业中占有股份、分享红利这类公然索贿之事就更不用说了。其中行为最恶劣的竟是那个市纪委书记。当他被“双规”后，消息传出，郴州全市人民放了一个晚上的爆竹，以誌欢庆。这些事情我都是从那年广州出版的《南方周末》和上海的《新民周刊》上看来的。我素来不喜欢放爆竹，但是郴州人民在这时候放爆竹表现了一种力量，一种精神，可以让某些只知玩弄手中的权力，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的当政

者有所憬悟。由此还可以追溯到 1976 年“四人帮”覆灭时北京城爆竹连天的情景，说明人民是不可欺侮的。

然而，郴州人民的开心日子过上没有多久，又遭遇了猪年岁末（农历去年年底）的异常罕见的暴风雪，又称水灾。据说从 1 月 25 日起郴州电网开始崩溃，受损程度超过了整个湖南省受损电网的一半，受灾人数达四百万，郴州一度成了与外部电力、交通、信息完全隔绝的“孤岛”。当然，经过二十多天的突击抢修，全区一市八县的主城区又恢复通电，并已转入恢复重建阶段。但你可以想象，二十多天内断电甚至断水，日子又是多么的难受难熬。我之所以在本文开头说看了那张照片而深受感动，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在别人危急困难时给以无私的帮助，最能成为流芳后世之楷模，更能标志着人民高尚的风格。

连日来，有关大雪灾的思考文章也陆续出现了。说来说去，我看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还远远不够。郴州一带电网的设计，考虑的只是“三十年一遇”的天灾。而这次降雪，竟然是“五十年一遇”的意外，因此应对能力大大落后。我又听说“五十年一遇”的水灾，其实 2005 年 2 月已经在湖南的某些地区出现过，却未能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教训应是相当深刻的。想来郴州的建设在近年也是很有成绩的，但为了显示当地官员政绩而不切实际的所谓“形象工程”（花架子）有没有呢？我看前些年在那些贪污渎职的领导把持下，不会没有吧。